

《道德经》首句英译问题研究*

章 媛

提 要:《道德经》已在西方传播数百年,各种译本达 600 种以上,但西方译者无论是对《道德经》语言文字的把握,还是对老子之“道”深刻内涵的领悟,都与原文化存在很大差异。《道德经》首句既是老子开篇立“道”之言,又贯穿全篇,句法严密,用词精妙,本文以此句为例,分析西方译者如何翻译老子之“大道”、“可道”、“常道”核心概念,进而探讨中华文化在西方传播中的误译误释问题。

章媛,山东大学历史学博士研究生,合肥师范学院副教授。

主题词:道德经 英译 问题

《道德经》在西方广为流传,依据沃尔夫(Knut Walf)教授今年 2 月的最新统计,西译文本有 643 种之多,其中英译有 206 种^①。“道可道,非常道”作为老子五千言开篇论道首句,体现全文主旨。此句仅六字却出现三个“道”字,从句式结构、语法功能方面看:第一个“道”是名词主语;第二个“道”是动词作谓语;第三个“道”是名词宾语;逗号前句子是主谓结构,逗号后的句子以前句所指为主语部分,其本身是谓语部分,由名词担任。可以说译者是否正确领会《道德经》,第一句“道”字的翻译十分关键。深究这些译本,不难发现译者翻译时对老子之“道”存在内涵缺失,对“可道”存在句法理解失误,对“常道”存在文化丢失。本文以世传本“道可道,非常道”为英译本的底本^②,以所收集到的百余种译本为蓝本,分别通过译本与原文的比较、译本之间的比较,以及选词、句式的变化,探讨英译文本之谬误及原因,进而论述跨文化翻译传播须力戒误译误释,译者既要忠实原文,更要尊重原文化。

一、“大道”如何归本 ——译本首个“道”概念迷失及修正

“道可道,非常道”统揽全篇,直指主题,句式隽永,内涵丰富,包含了“道”既可以是形而上的哲学所指(常道),也可以是形而下的实存(可道之道);既指出了可道之道与常道的区别,又分开了老子之“大道”与世俗之道的界限。译者选择什么样的词来翻译老子开篇之“道”,既体现了他们对《道德经》的理解程度,又体现了跨文化传播观念,甚至决定着译本的学术价值。那么老子之“道”寓意究竟何在?

依河上公、王弼注:第一个“道”字,通名也,指一般之道理^③。

《庄子·渔夫篇》曰:“道者,万物之所由也。”则道为万有之根源,乃道体之“道”。

根据笔者对百余种英文译本统计,首个“道”的英文本主要有如下选词:principle、road、truth、teaching、spirit、Cosmic Consciousness、the Ineffable、path、direction、infinity、atheism、nature、way、Tao 等等,其中尤以 Way, Nature 和 Tao 占绝大多数。下面就以这三个英文词汇为重点,分析译者对老子之“道”的追寻及得失。

1. Way 译“道”的宗教性

虽然不像选用 God(上帝)、Logos(逻各斯)、Word(上帝之言)、Reason(理性,第一原因)、Creator(世界创造者)等词那样用上帝的代名词来译“道”直接,但用 Way 译“道”更具有宗教概念转移的隐蔽性。在统计的百余种译本中,有大约四分之一的译者选用 Way 来译“道”,这其中有包括像韦利(Arthur Waley)、梅维恒(Victor H. Mair)、韩禄伯(Robert Henrics)等深受读者欢迎的译者。无论是把“道”译为(the/a)Way,还是(the/a)way,其中都包含有深刻的基督教根源,因为在《新约》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就有这样的对话:

耶稣:“You know the way to the place where I am going.”(你们知道我将去的路。)

门徒:“Lord, we don’t know where you are going, so how can we know the way?”(主啊,我们不知道你要去哪里,怎么能知道你要去的路呢?)

耶稣:“I am the Way and the truth and life. No one comes to the Father except through me.”(我就是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不通过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由此可见,Way 在西方已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含有

基督意义的专有名词，是“上帝之路”的代名词。选用 Way 译“道”如同选用 God、Logos 和 Word 一样，正是译者基督文化“本位性”的体现。

亚瑟·韦利（Arthur Waley）选择用大写的“Way”译“道”，罗伯特·威尔金森为韦利的译本所撰写的序言中明确指出“the Way”具有基督色彩，他说：“译本中的 Way 很显然是基督思想中同一个词的类推。”^④身为传教士的布莱克尼（R. B. Blakney），也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之所以用 Way 译“道”，是因为 Way 与“上帝”的概念相符^⑤。

从选用 way 译“道”的译者的动机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他们对老子之“道”有比附《圣经》的倾向。其次又借助老子之“道”在原语中有“道路”或者“人的行为方式”等意义，把具有深刻基督文化内涵的“Way”巧妙地隐藏在看似可以与原语对接的选词当中，这样既避免了直接译为“God”等词的生硬、牵强，又达到了文化概念的偷梁换柱，可谓用心良苦。

2. Nature 译“道”的局限性

用 Nature 译“道”的译者着重把老子之“道”定义为“自然而然”和自然的总原则。巴尔福（Frederic Henry Balfour）在其译本《道家著作：伦理、政治和思辨》中，分析指出用 Reason 和 Way 来翻译“道”都不能表达“道”的确切意思，而相较而言，老子之“道”是“花儿自开，水自流，日月星辰各自行，红发黑人自长，所以老子之‘道’即为自然（Nature），或自然之法则（the principle of nature）”^⑥。巴尔福进而指出这里的自然不光是物理方面的自然，还“包括人类——人类被认为是赋予自然的最直接的礼物，也是自然的一部分”。

对巴尔福用 Nature 译“道”，同时代的理雅各则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巴尔福不过是借用了哈德威克（Hardwick）对“道”的翻译，并且根据他所解释的意义理解“自然”——即上帝是总的原因和指挥者。但他又指出，巴尔福理解的“道”既重在自然之理，却又把非自然的东西加进去，只能惑人心智，使老子的思想更加让人迷离^⑦。翟林奈（Lionel Giles）也坚决反对巴尔福的观点。翟氏在其译本《老子箴言》中对“道”的先验性特点描述时，发现老子的论述是在证明“道”的先验性特点在物质方面得到显现，因此很难用一个合适的词表达其哲学概念。

由此可见，用 Nature 译“道”，即使同在西方文化背景下，西方译者之间都不能达成一致，说明译文对原文的意涵丢失现象显露无疑。

3. Tao 译“道”的“无译性”

在笔者收集统计的百余种《道德经》英译本中，用 Tao 来音译老子之“道”的占了一大半，有 62 人之多，可见译者们已逐渐达成了一致：首先他们明白了老子之“道”正如古希腊的“逻各斯”、印度的“佛陀”一样，

是属于中国文化特有的概念、思想体系，或哲学范畴，因而老子之“道”也就不是任何一个英文名词、概念或者意义所能替代的。

那么音译的“Tao”果真能译介老子之“道”吗？或者能算得上是翻译？其实在翻译实践中，为避免“硬译”而产生的“过与不足”，就经常会用到音译。具体到老子之“道”来说，就连他本人也说：“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再统览《道德经》全文可发现，这个“道”是“一”亦或“万物”，是“无”亦或“有”，是白亦或黑，是本体亦或实体，是变化亦或过程……，“道”的这种周遍无限、全息全能性，决定其无法找到合适的概念性词语来界定。

其次，文本的翻译有很多标准，如严复提出的“信达雅”，鲁迅的“宁信而勿顺”，以及奈达提出的“动态对等”等等，但是核心只有一个——忠实原文。如果对“道”的翻译体现不出“信”或“动态对等”，那就只能造成“误译”。在这种情况下，译者就当灵活变通。按照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译者在翻译老子之“道”时就应当思考，这个“道”在原文本中是否为读者留下大量的“空白”和想象空间？如果有，那么又何妨把这种原文本对应的效果也留在译入语中？而事实正是如此，中文读者对“道”的理解可以说是见仁见智，采取音译，实际上就是对翻译学中最基本、最核心的“信”的理念的尊重与实施。如果套用老子的话来说，这种音译体现出了“无译性”——无译而无不译。

综上所述，虽然不能说音译“道”就是最佳翻译，但“实译”则是“误译”。这正如巴尔福所说：“任何一个翻译‘（老子之）道’的词都是一个‘道’的杀手，因为一旦‘道’被某个词翻译，那么‘道’所表达的其它意思就全被抹杀了。”^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音译也就是对诸如 Way、Nature、truth 等等翻译用词的修正。当然，仅仅把“道”翻译为 Tao 是不够的，也是对读者的不负责任，所以有译者就在音译 Tao 后追加解释。可喜的是，从现当代西方语言文字学来看，Tao 作为老子之“道”的特有词汇和一个崭新的概念已被他们所接受，如《牛津英语大辞典》1736 年版、《韦氏新国际词典》第三版、《兰登书屋英语大词典》第二版、《牛津哲学辞典》等等都把 Tao 作为专用词汇来加以定义与解释^⑨。

二、“可道”能否归真

——译本第二个“道”决定句式特征

朱熹曰：“可道”犹云“可言”，在此作谓语^⑩；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注：第二个“道”字，指言说的意思。

从句法结构而言，首先，可以肯定汉语“道可道”的“可道”是谓语部分，由“情态动词+谓语动词”构成，意思为“道是可以说的”或者“道是可以被说的”，主动句式还可以表示被动。接下来“非常道”意思是

“（可以被说的道）不是常道”，这句汉语的主语是承前省略。第三，从整个首句来看，“道可道，非常道”实际上是转折关系的并列句，意思是：道是可以说的，但是可以说的道不是常道。正是由于第二个“道”在这里体现出句法上的复杂性，西方译本多是从表层领会词义，而忽略了汉语句式架构的触类旁通，译本产生多种句法结构上的歧途，误译也就难免，大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可道”谓语部分可否译为定语从句？

在统计的百余种译本中，90%的英译本都把第二个“道”译为“可以言说的”，或“可以表达的”，或“可以描述的”，或“可以谈论的”，或“可以被理解的”等等。典型的译文如“Tao (The Way) that can be talked about”，其它的还有“that can be talked about”、“that can be spoken of”（Ren Jiyu, 1985, John Dicus, 2002, Tim Chilcott, 2005）、“that can be expressed”（C. Spurgeon Medhurst, 1905, Isabella Mears, 1916, Herman Ould, 1946）、“that can be told of”（Lin Yutang, 1955, Arthur Waley, 1934）等等。这样“道可道，非常道”就被译为一句话“可以说的道不是常道”。译文显然丢掉了原语中的前半部句意，即与前半句“道是可以说的”相比，强调“道”的可道性，而不是只能做定语帮助说明后一句话的意思。这种翻译显然不恰当。

2. “道可道，非常道”的并列结构如何体现？

少数译者考虑到了原语句式情况，没有随大流，而是采取与原语近似的句式，把第二个“道”译作动词，这其中有些把它作为目的语条件句谓语部分的，如：If Tao can be described, then it is not general Tao. (Thomas Z. Zhang); If Tao can be Taoed, it's not Tao. (Herrymon Maurer, 1985)。目的语以“条件句+主句”译原语的并列句，似乎靠近原意，但是条件句把原语句的外延限定了，它既没有译出原语的前半部分句意，反而把后半部分的句意给缩小了，试比较“可以说的道不是常道”和“如果道可以说，它就不是常道”之间的差别，原文理解：“道是可以说的”，这是肯定，然而在定语从句中却没有肯定这层意思，只是假设道可以说，合为主语的一部分。

鉴于以上问题，有译者把它直接翻译为并列句中其中一个主句中的谓语，如：The Tao can be explained, but this is not the real Tao (Roderic & Amy M. Sorrell, 2003); The DAO can be talked about, but that is not the ever-lasting DAO (Xiaolin Yang) 等。这样的翻译看起来符合原语文本的句式结构，但在目的语中是否达到了与原语同样的接受效果呢？下面以刘殿爵的译文为例，来看这样的翻译是否为目的语读者所接受。

刘殿爵 (D. C. Lau) 1963 年的《道德经》译本后被再版 10 多次。1982 年，他根据帛书本又重新翻译。这次他把前译本中“The Way that can be told is not the

constant way”句式改成“The Way can be spoken of, but it will not be the constant way”，使之成为与汉语相当的句式即并列句。1984 年韩禄伯针对他新译本做了书评。韩禄伯认为刘殿爵的第一句翻译有问题，他说：“‘The way can be spoken of, But it will not be the constant way’是一个并列句翻译，回译汉语：道（1）可道也，（2）非常道也。如果（1）（2）是并列同等的谓语，那么就推导出‘The way is not the constant way’，这就奇怪了。”^⑩根据韩禄伯的阐释，这样的翻译产生了逻辑混乱。看来，要想在目的语中译出原语在读者中的效果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是以上作为定语从句和状语从句的翻译句式显然不符合“信”的要求，更不符合奈达“动态对等”的原则。

3. “道可道”同源宾语如何译？

“道可道，非常道”中，第二个“道”决定第一个“道”和它是逻辑上同源宾语的关系，有的译文考虑到了这层关系，如“Tao can be taoed”（Herrymon Maurer, 1985）、“No Tao that may be Tao”（Ha Poong Kim）、“To guide what can be guided”（Chad Hansen, 2004）、“The Reason that can be reasoned”（D. T. Suzuki & Paul Carus, 1913）等，就保留了原语中这种关系。但问题是，这些译者为了使译文符合原文的同源宾语句式，在音译 Tao（道）名词的基础上又创造了 tao 的动词，出现了上文的被动语态既可以是 taoed，也可以是 tao 的规则不一的局面，且更有甚者，有的译者找到了如 tread（踩）这样的词与原语“道”来搭配，结果译文就成了“The Tao is that on which one can always tread”、“The Tao that can be trodden”。这样的译文预设了音译的 Tao 是“道路”的意思——因为只有道路才能被“踩”。所以不但符合原意，更给读者的理解带来了困惑。还有如“A way that can be walked”（Jonathan Star, 2001）、“A path fit to travel”（Bradford Hatcher, 2005）的译文，从字面上看更接近汉语，然而这种搭配，在英文里的确是令人啼笑皆非。因为 Way（方法）如何被 walk（走）？path（小径）如何被 travel（旅行）？正如 tao（总原则）被 tread（践踏）一样。

可见翻译要想贴近原文，是一个全方位的系统工程，从选词，到句式，到修辞都要尽量无限地接近原文。《道德经》本身内涵丰富，对那些惜墨如金的格言警句，译者在考虑如何译出句意的同时，一定得考虑是否丢掉了其中的部分内涵，否则“丢此加彼”就会直接影响或误导目的语的读者。

三、“常道”是否对等 ——译本第三个“道”的文化丢失

《韩非子·解老》有言：“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后衰者，不可谓常；惟夫与天地之剖判也俱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谓‘常’，言恒久

不变也。”

老子之“道”是天地之理，宇宙之法，是一切存在的本根，然而“包罗世界万物及其规律的‘常道’，是不可如此明确分析名说的，它只能由人们自己去体验，去感受”^⑧。恒常之道即恒久永远之道，是不变，然而这种不变不是具体事物之一成不变，而是指永远处在永恒不变之中的“永恒变化”之规律，即“道法自然”。自然

之法相依相克，万物自生、自化、自成、自灭，生生不息，循环往复。

1. “常道之恒久”如何译

在统计的百余种译本中，选择译词“eternal”的译者多达 33 人，其次用“constant”的译者 9 人，选择其它译词多在 1—3 名译者之间。那么这些词能否表达“恒久”？（参见下表）

译 者	译 词	回 译
D. C. Lau, 1963 through 1982 Robert G. Henricks, 1989 Chad Hansen, 2004 等 9 人	Constant	1. 不断的（反复出现） 2. 不变的（如常温）
Bram den Hond 2003 Karl Kromal, 2002 Victor H. Mair, 1990 等 33 人	eternal	1. 永久（时间上） 2. 上帝的属性
James Legge, 1891 C. Spurgeon Medhurst, 1905 Herman Ould, 1946	unchanging	1. 未变化的 2. 稳定的
David Hinton	perennial	1. 长久的 2. 多年生的
Cheng Lin 1949 Ellen M. Chen 1989 Isabella Mears, 1916	everlasting	1. 永久的 2. the Everlasting 上帝
Jan Julius Lodewijk Duyvendak	permanent	持久，永久
Tim Chilcott, 2005	changeless	不变的；单调乏味的
Thomas Cleary, 1991	fixed	固定的
Red Pine (Bill Porter), 1996	Immortal	不死的，永生的
Aalar Fex, 2006	lasting	持续的
Moss Roberts, 2001	Common lasting	常，久

从上表可以看出，这些译词的共同义项点在“不变”上。其中 eternal 和 everlasting 两个词已被宗教化，the Eternal 和 the Everlasting 成为恒久存在的上帝代名词，可见译者选择这样的词是从宗教方面考虑的。而 unchanging、unvarying、changeless、fixed 是不变的表层涵义，immortal、permanent、lasting、common lasting 仍是在表层意思基础上的延伸。如果说用 eternal 和 everlasting 译“常道”之“常”，一方面丰富了“不变”之内涵，而另一方面则增加了老子之“道”未有的宗教含义。

2. “常道”是否是“大道”

把“常道”译为“大道”的疑似翻译选词有 universal、Ultimate、primal、cosmic、entire、general、all-embracing 等。从中可以看出，译者是在试图译出“大道”之含义——universal 是“世界性的”，cosmic 是“宇宙的”，all-embracing 是“无所不包的”，general 是“总的”，entire 是“完全的”，Ultimate 是“终极的”。

《道德经》25 章：“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14 章：“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可见老子之“道”的确大，然而老子之“道”大到可以用“宇宙”、“世界（性）”来规定？那么

世界或宇宙之外，老子之“道”是否就无能为力？抑或用“总体”、“无所不包”、“完全”来描述“道”之大，既然是总体，这个“总”必然有个界限；“完全”，这个全也必然有个界点；“无所不包”也同样是观察所能得到的所有，那么观察不到的无、空，是不是也包含在所有中呢？这样追问下去，必然到达一个界点，即这个“终极（Ultimate）”，从而冻结了“道”，使其无限性无以伸展。

3. 其它诸种“常道”译法

Infinite（无限的）译“常道”指“道”存在范围的无限性；ever-abiding（永在者）是把老子之“道”比附基督神性的“永在性”；popular or common（受欢迎或普遍）是指老子之“道”的“普遍存在”或受到大家的欢迎；true（真实的）也是指老子之“道”的真在性；Absolute（绝对的，有独一无二，绝对真理之意）。“道”有以上含义，可是它存在于万物之中，又化为万物，是一种“超越”，而不是“超绝”^⑨。

从这几个词的意义即可看出译者在理解“常道”之时，好比盲人摸象，揣摩到什么样的意义，就认为那就是老子之“道”（象）。然而老子之“道”既不只是译者

所感觉到的“道(象)”的某一部分,也不只是他们所感觉到的所有部分的叠加,老子之“道”乃是一个无以用语言表达的,任何具体的所指都同时否定了它不可指的另一面,这就是语言的局限性。

老子的“常道”,是超越的哲学。《道德经》首句是概括,统领全文,而第 25 章是对第 1 章的阐述,也是对“道”的具体的说明。在笔者看来,老子在这里至少就“道”阐释了五层意思:一、“道”乃天地之本根,万物之母;二、“道”混沌无分别,浑然一体,没有名称可以命名;三、勉强给个名称“道”,绝对不能完全表达老子心中之“道”;四、无声无形之“道”存于域中,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循环往复,无始无终;五、域中四大,人地天道依次效法,而道则归于自然而然之本体。仔细观察以上五点,一、二描述的是本体之“道”,属于形而上的范畴,四、五表述的是实体之“道”,属于形而下的范畴,三“强为之名”把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道”紧紧相连,从而构成了老子完美之“道”。这就是老子之“道”的高度哲学性或文化性所在。

对比汉语注释与英文选词,可见汉语的“常”是种,英文的选词是属,它们分别只代表其中的部分意义,所以以上的选词一方面只译出了原文“常”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却抑制了对“道”的其它性征的表达。这说明了原文本与译本之间存在着某些文化背景的差异,使译本丢失了文本原有的文化含义。

结 语

《道德经》译本及译语之多堪与《圣经》相提并论,可谓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传播的瑰宝。然而就其译文与原文的差异以及译本之间的差异,却是《圣经》译本不能相比的,无论从核心概念还是句法语言特征,西译文本都有大量的谬误。究其原因,除了客观上的中西文化背景与思维习惯的差异,亦有原语文化的传播缺少主动性,更谈不上话语权的问题。这样,带有西方文化背景的译者在译介《道德经》时有意无意地戴上了“色镜”,给原本白炽的道家文化加上了不该有的颜色,供译者自己或特定的读者群“把玩”和“欣赏”。这造成《道德经》越来越多译本,质量不但没有增加,问题却不断增多。然而仅凭一篇文章,甚至一本书,是难以列举与校正其中的种种谬误的。故本文只从《道德经》开篇第一句,从选词到语法进行分析比较,指出译本和原文之间

的巨大差异以及误译所在,以求窥一斑而见全豹;同时希望引起学界重视,对中国传统经典在海外的传播进行系统梳理,剔除糟粕,使中华文化为世人所真正理解,从而赢得尊重。这就是本文立意的初衷,抛砖引玉,恳请方家指正。

(责任编辑:和光)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编号:10YJAZH130,项目名称:《道德经》英译中误译误译问题研究。

- ① Knut Walf: *Westliche Taoismus — Bibliographie* (WTB), Verlag DIE BLAUE EULE, Essen, Germany, 2010, Sechste verbesserte und erweiterte Auflage (《西方道教目录》第六版, DIE BLAUE EULE 出版社, 2010 年)
- ② 世传本指王弼本、河上公本和傅奕本。
- ③ 高明:《帛书老子校注》,中华书局,1996 年,第 222 页。
- ④ Tao Te Ching, *The Way and its Power*, trans., Arthur Waley, Wordsworth Editions Limited, 1997, P. Viii
- ⑤ Tao Te Ching, *The Way of Life*, trans., R. B. Blakkney, with a new afterword by John Lynn, Signet Classics, 2007, pp. 43, 44
- ⑥ Frederic Henry Balfour: *Taoist Texts: Ethical,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 London and Shanghai, 1884, Republished, 2008, pp. 1—3
- ⑦ James Legge: *The Texts of Taoism published in "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edited by F. 穆勒 (Max Muller), Vol. XXXIX, 1891, P. 14
- ⑧ Frederic Henry Balfour: *Taoist Texts: Ethical,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 1884, Republished, 2008, P. 2
- ⑨ 另外 Webster's Ninth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 以及英国的 Chambers 20th Century Dictionary 都把 Tao 作为一个词条收入,专指老子的“道”。
- ⑩ 高明:《帛书老子校注》,中华书局,1996 年,第 222 页。
- ⑪ Book Review of Tao Te Ching, Translated by D. C. LAU. 载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44, No. 1 (Nov., 1984), pp. 177—180
- ⑫ 卿希泰、姜生:《〈道德经〉首章研究》,《中国道教》1998 年,第 1 期。
- ⑬ “超越”与“超绝”的区别,参见胡治洪、丁四新:《辨异观同论中西——安乐哲教授访谈录》,载《中国哲学史》2006 年,第 4 期。